

读
文
译

天生的寂寞
为作家而激动
心灵的周游
爱的浪迹
诗人的命数

大地的引力
稀归的精灵
稷下之梦
无为而有为之书
怯者的愤怒

时代： 阅读与仿制

张
炜
著



时代：阅读与仿制

张
炜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时代:阅读与仿制/张炜著.

-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1 (读译文丛)

ISBN 7-80109-151-5

I. 时…

II. 张…

III. 散文-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23370 号

时代:阅读与仿制

张炜

出版: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址: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话:66171396 66163377-618、617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照排:北京京鲁排印部(63044503)

印刷:北京印刷二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190 千字 **印张:**9.75

版次:1997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1—8000 册

定价:15.80 元

读译

文

丛

第一辑

末班车

纽约文化扫描

塞纳河畔

杂览主义

同剖诗心

第二辑

惜别樱桃园

摩登者说

文坛剑戟录

袖手清谈

寻找丹枫阁

第三辑

独轮车轮

四季风铃

书林拾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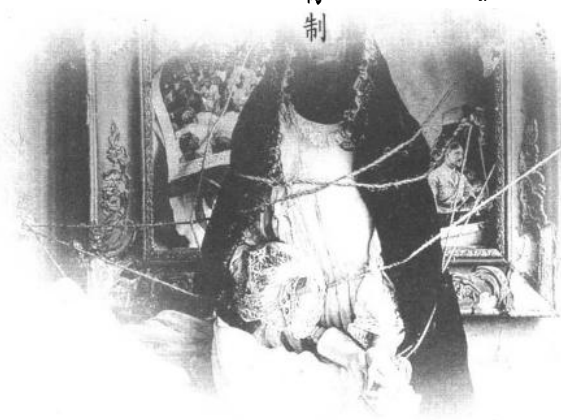
缩略时代

幻视中的完美

时代：阅读与仿制

红楼非梦

艺文六品



时代：阅读与仿制(代序)

在

这个时代,如果不是将“作家”作为一种职业去理解,从事起来就会极其艰难。比较以往任何一个时期,现在的作家在接受文化制成品方面都要开阔得多容易得多,所以职业性的操作也就简单了。新科技使传播效率大幅度提高,声像和文字讯息每天都在成吨地进行抛撒轰炸。这对于一个人保持精神上的独立,其伤害是致命的。

现在到处都能看到简单的模仿,从人的衣着到说话的口气、举止,甚至是恋爱的方式、会议开场白……模仿代替了真实的生活,模仿就是生活。在这种模仿中,积极的、有意义的因素

K0334/07

被不断抵消；一个生命对主客观世界的感悟、判断、分析和发现，都降到了非常次要的位置。

相互模仿的结果就是一起走进了盲从。

一个作家的盲从实际上等于自我取消。一个小说家现在极容易找到借鉴或移植的标本，他从中借取的可以是气韵、结构，也可以是思想本身；而当代读者不断受到时代风气的训导，又极有可能在拙劣的模仿品中找到一丝亲切感，这也是一种盲从。

我们对于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作家的相互影响、交流和渗透带来的收益往往估计过高——杜绝模仿既然不可能，于是就尽可能从中发掘出有意义的东西，这恰是人类的某种怯懦在起作用。

艺术与自然科学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在纵的积累和横的比较中都缺少突破性的、明显的效果。心灵的精神记载很难是一种“不断进步”。比如说我们不能断定今天的艺术超过了古代的艺术，而自然科学的承接跃进却是不容置疑的。

对于一个小说家而言，阅读带来的优长是显豁的，而造成损害却是潜隐的。阅读能够开发小说家的心智，但艺术创作主要不是进行心智的较量和比试，而是释放灵魂和生命本身。

在一个人的全部创作过程中，最有意义的常常是一种悟想。悟想是排除干扰和影响、尽可能封闭的结果。给人的悟想以帮助的，主要就是他寄生和依赖的那片泥土。

现代小说艺术逐渐失去了一种永恒的力量，主要原因就是舍弃了悟想，不自觉地走入了繁琐的阅读和仿制，这是一个

时代的命运，难以逃脱。

在一个塑料化纤和集成电路的时代，人就不可避免地要告别和脱离悟想。表现在当代小说创作上，就是其作品越来越没有了个人思悟的色彩和质地，而总是急不可耐地加入贴近了一个时代的主题和气质，比如共同的牢骚和伤感，共同的嘲讽和颓废。

对于这些危险，警觉和发现将是困难的——表述上和感知上的双重困难。即我们一时难以分清某种思想和联想在多大程度上必须借助外力推动，对客观世界的顺从与反抗而带来的某些自觉又有多少意义，等等。我们面对一种无可奈何，常常发出“只能如此”、“必需如此”的叹息，实际上当然不必这样。

一个作家如果要奋力摆脱一些文化制成品的影响，整个过程有时竟会表现得十分壮美。事实上也是如此。这就足以表明当代作家已经无路可逃，而不得不进行风格、观念，以及与之有关的一切方面的拚死突围。

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大陆，可是我们却很容易发现大致相同的两个作家。于是我们从中分辨那剩下的极少一部分异质，已经具有了重要意义。作家不可能成为群体。我们总是在一个群体中只发现一个人：唯有这一个人才具有意义。其他的只会是一些充填剂，是被涂过相同颜色的一种粉末和颗粒。

交流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从一个小说家的角度去考察，不由得陷入了迷惘。没有人敢于公然否定它的意义。但是实

际上我们已经不自觉地将欣赏的快感当成了全部，遮盖甚至混淆了我们所要讨论的那种意义。我们阅读来自另一个大陆的作品，其实是在注视某一个生命的奇迹；我们很少时刻告诫自己：这个生命与我是不同的，极其不同，他只是他自己。相反我们总是更多地寻求共同点。对于一个小说家而言，关于不同点的提醒，关于奇迹的发现，才是最为重要的。

真正的小说家极有可能不属于他的时代：他从阅读和仿制之中走了出来。

经验告诉我们，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有时会从一个时代文学潮流的总体演进中发现一个陌生人。他不属于那个时代，但一个世纪过去之后，我们又会惊讶地发现，他生活过的整整一个时代都属于他。

在今天，不自觉的仿制每时每刻都在发生，而且难以找到一个例外。除了以上谈论过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自古而然的原因：向往“中心”。经济和政治中心是存在的，而艺术的中心是不存在的。因为艺术不是数量的堆积，而是因为难以取代和归类才得以成立。对于“中心”的认同，就是取消艺术的开始。

如果一个小说家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那么他必定是一个“自我中心”论者。除此而外这个人还会是一个土地崇拜者，多少有些神秘地对待了他诞生的那片土地，倾听它叩问它，也吸吮它。土地的确是生出诸多器官的母亲。小说家只是土地上长出的众多器官之一。

在那些自觉和不自觉的仿制者眼中，“中心”不仅存在而

且会随着时间移动,比如说从古希腊到巴黎再到北美。仿制是一个复杂难言的过程,它不是一般的模仿和抄袭;在今天,一个小说家熟练掌握一种语言——时代的语言——已经不是难事;同样,掌握一个时代的主题与人物和结构,也并非不可企及。这是一个普遍走入了聪慧的奇特时代,到处可见举一反三的行家里手,到处可见拼接组合如行云流水、让人叹为观止的人。天才的小说家几乎成了匠人的同义语。

没有人反对艺术的个性、个人化,没有人否认它是艺术的生命。但今天问题的核心,是怎样剥去覆盖其上的附着物,如同拂去水流之上的苔藓。仿制的方式和方向都是千差万别的,比如可以仿古,可以由东方模仿西方,郊区模仿城市,也可以做得完全相反。在今天,好的仿制者已经可以自觉地回避潮流,刻意走入一种虚假的“个性”。揭示这种误解和危险才有意义。我们可以讨论:背向潮流的仿制是否更好?讨论的结果只能是:任何仿制都违背了艺术创造的本质;进一步讨论又会发现,仿制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但如何仿制却是可以选择的。

既然生活本身是延续的、要借重经验和规范,那么人的创作活动也只能如此。今天的小说家与上一个世纪的小说家的不同之处,是进一步失去了安宁,是更为频繁的打扰,是更多的精神上的侵犯和损伤;这期间,高科技的飞速发展对于打破封闭的个人世界起到了关键作用,从而使小说家失去了独守的最后一点可能。

这就逼使小说家纷纷放弃个人见解。他们难以发出自己

的声音，而不得不加入合唱。

这样，我们在分析各民族的作品时清晰地看到，除了外在色彩、表述能力方面的差异之外，除了智商的差异之外，其它的更本质的区别越来越少。包括一些非常活跃、著作等身的作家在内，总常常让人觉得缺少强大的“根性”——而这一点在十九世纪前的作家身上却是极少发生的。

大约是小说家们也多少发现了这些隐忧，于是就有了各种各样的反抗，比如说出现了这样的小说：对于一个地区的生活给予相当粗砺的描绘。有力的文笔、闻所未闻的风情、富于刺激的场景——这让人耳目一新，但这一切就会触动本质吗？同样让人怀疑。因为这也是被多次实验过的一个方法。可见创作的真实状态是让人绝望的，从艺术的本质而言，仅仅依靠机智仍然于事无补。

其实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所追逐的主题既不可能是“世界的”，也不可能是“地方的”。对于他而言，二者都不存在。所以人们对于一些“代言人”式的艺术家总是有充分的怀疑理由。艺术家既不能代表别人又不能代表。真实的世界是没有主题的，主题是某一个阶段由盲从织成的。

所以一个人最偏僻最生鲜的认识，才有可能属于他自己。而今天令人悲观的是，这种偏僻和生鲜又往往被视为粗陋。一个人在讯息和认识的漩流中，决不会产生自己的心灵之果。小说家在今天应该感到恐惧，在恐惧中才会规避一般的阅读。他在最后一刻也许会找到自己的角落：它小得要命，但只有这个小小空间才能存放自己的灵魂。

不知是否有一个小说家愿付出这样的代价：从根本上告别精神的侵扰，包括各种渗透和影响，最大限度地放弃现代视听，从而封闭自己。封闭的目的当然是要看看自己的心灵里到底有些什么？那时的发现就是我们所需要的。

这大概是做不到的。因而这实际上只构成了一种比喻和假设。挽救一个小说家感觉力和悟想力的，主要不会是他的同类及其创作，而是我们常常谈到又总是忽略了的那一切：“土地”。

对抗现代阅读的伤害，只有“土地”。我们在放下书籍、特别是流行性的文化制品时，才有可能去捕捉天籁。如果说“土地”、“天籁”之类概念在此显得抽象和虚幻的话，那么它们提示和代表的意义却是非常坚实的，它们是足以支持一位艺术家的。

比较起那些敏捷的、走在一个时代的前列的、外向的所向披靡式的小说家；比起那些不同程度地显示了某种统帅能力、高扬着一种声音的小说家，我们更应该重视喃喃自语式的写作，重视一个人近似于沉默的状态，重视一个作家长期的劳作成果交相辉映中的意旨。因为后者更有可能是自我寂寞的——这种寂寞既指他的日常生活状态，又指他的精神状态。一个好的艺术家的孤寂是无法选择的。

而当代创作中有极大一部分是喧嚣的，顶多是多少掩盖了一种内在嘈杂。像屈原和卡夫卡式的作家越来越少，而只有这样的作家才会发出一个世界的独语。他们的声音是无法复制的。他们的创作具有真正的朴素性，正是这种朴素性才

抵御了阅读中的消极影响。因为他们有可能与另一个心灵对话，除此而外的嘈杂难以进入耳膜。对于一位优秀的小说家而言，朴素既是必备的品质，更是一条原则——所有违背了这个原则的，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制造赝品。

科技方面的突破性进展促进了人们的现代思维，特别是所谓的“理性思维”。但它对于人的情感世界却是越来越细致和琐碎的分割。一方面在不断地“发现”，另一方面又在不断地遮盖。阅读的危险还在于它对一种稳定情感的破坏，而缺乏这种稳定就会走入仿制，在无意识中放弃人的自尊。频频袭来的冲动和浮躁掺和一起，源于生命深层的激动反而失掉了；缺少这种激情，就无法摧毁来自他人的桎梏。

广泛阅读的结果，会使一个著作者机械制作的效率成倍提高，使机智的著作者越来越多；这些制作虽然不尽是垃圾，却足以淹没生命的青苗。这是当代小说失去魅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专业小说家在阅读中往往缺少足够的放松，这就从快乐的欣赏上又退离了一步。阅读中进入了自觉的学习，这会增添双重的危险。不同的大陆和时代，作品的交错投影是非常严重的，这些作品几乎无一例外地缺少“原力”、“原气”——某种来自繁衍生息的母体——土地——的力量。

我们常常一般化地、缺少分析地提倡交流和阅读，而忘记了它对创造力造成的难以挽回的损伤。我们把与广大的世界对话的能力寄托在表层的知与见上，而极大地忽视了生命的个体深度。人对苍茫世界是具有感知能力的，这种能力有时

甚至是神秘的、不可思议的,这种能力需要保护。小说是传递感知的最好形式之一,但又很可能仅仅剩下一具躯壳。

阅读是一种交流,它是有陷阱的;在一个现代化了的世界里生存的小说家,仿制是不可避免的;正因为如此,才需要一再地提出警醒,并对其进行分析。

目 录

时代:阅读与仿制(代序)

..... (1)

读与悟

对人与作品的遥视 (3)

前后一贯的分析能力 (5)

艺术与技术 (7)

一本港台小说 (9)

古典风范 (11)

渐渐变“小” (13)

人的奇特 (15)

两片大陆	(17)
天生的寂寞	(20)
小说的区别	(22)
自然之子	(24)
不同的作家	(26)
文学与小说的区别	(28)
为作家而激动	(30)
写“世仇”	(32)
现代纪事	(34)
神秘主义	(36)
质朴与不可思议	(38)
怪小说	(41)
非情节小说	(43)
原生性	(45)
不同的阅读	(48)
冲动之后	(51)
艺术的批判性	(53)
外节奏与内节奏	(55)
杰作比	(57)
作品的气质	(60)
《迷宫中的将军》	(62)
真正热爱	(64)
翻译文学	(66)
庄 子	(70)

读访问记	(73)
书画作品	(75)
战争小说	(78)
《托尔斯泰传》	(84)
心灵的周游	(86)
欣赏上的“绝对标准”	(88)
巴尔蒂斯	(91)
讲述人类经验	(95)

夜读——心的珍存

珍品荐：《手》	(99)
里尔克，里尔克	(103)
爱的浪迹	(108)
诗人的命数	(113)
耕作的诗人	(118)
规避和寻找	(123)
你的生命之光	(128)
理 解	(133)
大地的引力	(137)
浪漫的时代	(141)
秭归的精灵	(146)
理性与浪漫	(151)
稷下之梦	(156)
人与事	(161)

古河之声·····	(166)
从热烈到温煦·····	(171)
在激流中·····	(176)
抚 摸·····	(180)
无为而为之书·····	(185)
无望的爱·····	(190)
炉 火·····	(194)

再读鲁迅

“今夜周围是这么寂静” ·····	(201)
“五”与“七”·····	(205)
貌似“民魂”·····	(208)
卑怯者的愤火·····	(210)
“老调子”与阔人富翁·····	(214)
更无顾惜青春·····	(217)
沦肌浃髓之毒·····	(220)
不仅仅是冷嘲·····	(223)
精神的丝缕·····	(226)
好像·····	(228)
天才与泥土·····	(232)
纯 谨·····	(235)
不绝之滓·····	(238)
余下的只是卑怯·····	(240)